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二十二

祭文

祭九江文

代夏方伯作

維茲九江總括漢沔兼包淮湘洞庭彭蠡沅澧沮漳
呼吸吐納環匯汪洋川流既巨神靈必臧矧際 聖
明岳瀆效靈 慈宮南來尚其敬承風濤寢息景宇
清寧泝洄沿流徒御不驚維神之職庶幾攸欽

祭小孤山文

代夏方伯作

維神作鎮江湖典司風浪芘覆民物于茲有年廟貌
血食四方爾瞻矧今 天子仁孝明聖百神其依躬

命官僚遠奉 慈輿南祔 顯陵道經彭磯神之效
靈寔維其時尚其雲開日明風恬浪寂 龍檝暈禴
如履安宅庶其上聞以昭功德

南京吏部考察告神文

嘉靖乙巳四月六日南京吏部尚書張潤都察院右
都御史王以旂同各堂官某某等恭率考功郎中薛
應旂焚香酌酒敢昭告于天地鬼神之靈曰我 國
家舉懲勸之典嚴考察之司寔以民生休戚之關而
理亂安危之所由出也既須愛惜人才又當軫念民
隱凡我有位當矢厥心或去或留務協輿情若報恩

報怨稍失其平明有國憲幽有天刑不在其身必在
子孫惟神鑒之

祭楊子江文

惟神會通四瀆吐納百川德侔造化功贊黃玄幽明
鑒格細大不捐旂自筮仕以迄于今往來經涉惟神
寔臨乙巳奉例考察南官遭論誦外義命是安旋以
會薦輒復今官守制家居先後五年今茲北上敢告
微虔

祭土地文

維嘉靖三十二年歲次癸丑秋八月乙亥朔越二十

日甲午前浙江提學副使薛應旂敢昭告于五木土地之神維茲五木爲吳越要衝當宋德祐初文丞相天祥因元兵至常州遣尹玉麻士龍來援是時將領張全遁去二公遂率殘兵五百奮勇竭力逆元兵大戰於茲土死之五百人感二公忠義無一降者郡城士民亦皆死戰茲土寔二公死所爲吾常倡率忠義之地迄今垂三百年未有專祠此吾鄉人之耻也旂少也賤有心無力既叨祿仕奔走未遑茲自浙歸經營相度捐俸聚材卜詰朝乙未將建祠立主春秋私祀之神其保佑以永血食謹以清酌脯醢祇薦于神

尚饗

告常州府城隍文

嘉靖三十三年歲次用寅三月朔日原任浙江提學副使薛應旂敢昭告于常州府城隍之神惟神聰明正直精爽英靈人有善惡可欺于衆難欺于神人有曲直不白于官必白于神應旂心跡神作證明戈奴父子常熟逃民誑財結黨汗我平生果若其言余乃獸禽顧不知耻玷此儒紳神告上帝速即余刑孔子大聖猶且矢天小子何人敢不告鳴再拜陳詞唯神鑒臨

楊慈湖先生入正學書院告文

維嘉靖十五年歲次丙申後學武進薛應旂來知慈谿縣事謁宋楊文元公慈湖先生祠下見其家衆雜居規制未愜乃秋八月乙酉敬造木主書先生謚號姓氏入正學書院而以牲醴匹帛脩厥奠事敢昭告曰嗚呼仲尼不作孟氏云亡六經餘燼訓疏多厖專門殊尚競爲否臧莫適所從後學徬徨天闡斯文公生是邦清夷古淡高遠明光受道子靜默契相忘本心本聖無體無方築室授徒德淵湖旁熙光詠春游息脩藏發蒙啓蔽挈領提綱正學真傳賴公主張旂

生也晚作令公鄉未獲及門猶幸登堂普濟禪院隣公舊居徹去佛像永作公祠敬脩豆觴公神是依窮源溯流誰其配之廬陵曾氏建昌傅氏嚴陵錢氏廬陵曾氏吳縣葉氏永嘉趙氏皆獲親公之教而悟公之微者也地有不同均藉甄陶尚賴餘休造我俊髦

謁濂溪先生祠告文

嘉靖丁酉夏五月後學武進薛應旂以九江教授謁宋濂溪先生周元公祠下時適有閩中之役奔走道路弗克酌水告虔越明年戊戌春正月人日率僚友諸生陳牲設醴焚香奠帛再拜稽首以告之曰嗚呼

斯道之在天下昆侖旁薄終始流行固無間可息而
其存乎人者則有絕有續有晦有明孔孟不作異學
朋興悠悠千載踏駁縱橫先生一出默契聖真窮源
探本揚瀾發英二儀載啓日升月恒建圖著書分明
指出而從容洒落不立戶門心存民物志切經綸而
出處唯義不與世而浮沉唯是入先生之堂與者謂
道統之有在而粗得先生之節槩者亦謂其超出乎
風塵於乎先生其真儒者之冠冕後學之典刑而淵
源所漸宜其遂得乎二程先生也應旂無似忝教江
州拜公祠墓精爽神游配以二程風行海流道其在

是安用旁求仰慚俯愧終身有憂更願諸賢同懋前
脩

謁宋岳武穆王祠告文

嘉靖丙申冬十月己亥三日乙酉武進薛應旂謁宋
岳武穆王祠謹以瓣香束帛醴酒再拜陳辭以告之
曰嗚呼王之忠義建天地昭日月貫四時質鬼神而
本心全具生順死安雖善於贊述者不能容一辭矣
吾獨恨夫高宗秦檜何爲者哉忘國大讐甘心事虜
卒之戮忠害良殃民覆國豈天理之在人心獨遺此
二人耶一念之私起於毫忽而末流之禍遂不可遏

此豈人之心也哉其所以陷溺之者則然也三百年來聞王之名慕王之忠義者無問智愚賢不肖皆願食檜之肉而夷考其行則有甘心爲檜而不顧者豈其爲禍必如檜之烈耶循私規利怙勢虐民致匹夫匹婦有一受其冤者皆檜之流也嗚呼可畏哉其晚末無似登王之祠拜瞻肖像焚香酌酒白日在天矢心千古繫茲一慨惟王其鑒之

謁旌忠祠告文

維嘉靖丁酉六月某日武進薛應旂謁贈禮部尚書前江西按察副使許公贈禮部尚書前巡撫江西都

御史忠烈孫公贈光祿少卿前戶部主事馬公贈太常少卿前江西叅議黃公贈江西按察使節愍周公之祠長跪陳辭以告之曰天地正氣萃于群公倉卒構難慷慨從容視死如歸不爲苟從心貫金石憤激霓虹成仁取義臣道始終天綱地維賴以不窮廟祀血食典禮追崇式瞻肖像凜凜猶生奸雄褫魄神鬼攸欽某也無似敬羞蘋藻少慰生平英靈精爽鑒此微誠

二忠祠落成告文

嘉靖甲寅夏五月朔日庚子浙江提學副使在告武

進薛應旂謹以羊一豕一焚香酌酒敢昭告于宋贈
濠州團練使尹公高州刺史麻公神位嗚呼宋事誰
寔壞之元兵渡江遂不能支二公盡節死戰于茲垂
三百年始有此祠衆工告成安安如儀旂亦何心天
理民彝今日何日東南一路橫罹倭夷公靈赫赫尚
爲保障以畢生時尚享

祭孫忠烈墓文

嘉靖丁酉春正月武進薛某謁故巡撫江西右副都
御史贈禮部尚書謚忠烈孫公之墓焚香奠帛陳牲
設醴長跪臨風以告之曰嗚呼忠烈天地偉人江藩

遇變慷慨殺身一心不死千載猶生吁嗟此心人孰
無之利害得失較計毫釐苟便身謀遑恤民彝以此
思公能勿涕洟我今慈谿公墳在茲酌酒告虔天網
地維蓋寔有無窮之感而非爲年家之私也精靈英
爽鑒此情辭

更定陽明先生祠額告文

嘉靖壬子春二月浙江提學副使後學武進薛某巡
歷紹興謁陽明王先生祠見祠以新建伯題額因思
先生之所以振起乎世道著存乎人心者恐不專在
是也越夏六月某日屬紹興府知府梅守德易以今

額具香帛果醴爲文以告之曰於乎先生豪傑之才
聖賢之學闢世路之榛蕪闡吾道之精一真有繼往
開來之德不止勤事捍患之功某等雖未及門竊幸
私淑頃登先生之祠會先生及門之士議易今額直
書曰陽明先生祠謹用告知僭踰之罪唯先生其諒
之尚享

祭蔡鶴江先生文

嗚呼天下之士嘗苦於世之難逢而偶有遇合者又
或恨於未得所宗此古之人所以雖不貶下從人後
而往往願爲知己死也某自髫髻讀公文章竊知慕

公分緣蹇薄垂二十年未獲窺公戶牖乙未南宮公
適校士遂以程文受知門下鄙劣無似方且自愧而
公顧莞然曰吾之於子頗類東萊之知子靜而猶未
能薦也顧余何人敢當斯言哉自是旂淪落江漢公
兩寓書勗以堅忍是公惓惓造就之心未嘗以踈遠
或遺而某之夙夜不忘公者詎謂一別公而不及再
見也茲以役滿循例北上道出公廬幽明異感能勿
悲哉嗚呼公以格心之學華國之才夫既不究於時
矣而吾又將何以爲世用以不負公之教耶淮水一
觴傾我心曲公神有知其有以鑒余之衷乎

祭張龍湖先生文

嗚呼公之名實施於天下公之門人弟子徧於寰區
何有於旂哉而公拳拳屬望之情懇懇責成之義乃
愈久愈切真所謂未嘗一日不欲激昂而使之前者
豈亦氣類之相感志意之交孚有固然耶不然公之
剛方嚴毅於人落落而人且敬憚之不暇吾又何以
親就於公也憶歲甲午公爲贊善校士南畿余以程
文出公門下相見數語遂若故知及辛丑壬寅之際
公貳卿南吏余爲屬官南曹事簡公每游覽金陵諸
勝輒携余以從或登危岡峻嶺或坐豐草長林究竟

理道論說物情爾汝忘形堂屬破格人皆謂弟子先
生而公之與余則併是而俱忘矣乙巳春余以南考
功奉行故事稍稍甄別致騰謗牘公時掌翰北院掀
髯極論抗排群議而余濱死復全者多公之力也及
余遭憂席藁公復以尚書南來時勤使問慰論有加
既公召入內閣余謂公之道於是大行矣今年來京
見公甚歡輒復頓感不久而病病遂不起回思二十
年間與公數見數別近臨几席則笑語移日遠寓筆
劄則累幅連篇今皆不可得矣旂獨匪人能勿悲哉
嗚呼公長沙人也昔漢文有道而賈誼沉淪固宜其

悲憤以死今公逢陽邁會官居鼎鼐位列禁近顧亦
扼腕而卒是遵何說哉此寔余之所以痛哭流涕而
不能解於其心者也今夕何夕余將南征登公之堂
撫公之柩而莫覩儀刑矣莫此一觴中心如割長跪
陳詞莫罄微衷公靈英爽其鑒之乎

代九卿祭張龍湖閣老文

嗚呼公遂已哉昔人有言曰君子之生世也太上立
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斯之謂不朽又曰人臣之事
君也上臣以人中臣以身下臣以貨斯之謂不負公
於數者固生平之所自期待而亦天下之所屬望於

公者也公能遂已乎哉雖然剛毅有執挺特不隨虛
懷受善懇切憐才天下莫不服公之德歟歷南北游
陟部院表儀士俗旋幹世風天下莫不歸公之功揚
眉吐氣敷藻摛華繹微闡邃訂古訓今天下莫不誦
公之言校士於禮闈者三於南畿者再登明選公類
多君子謂以人事君者能盡如公哉勸講東華直廬
西內盡瘁服勤死而後已謂以身事君者能盡如公
哉識達盈虛慮周損益儉以示國富欲藏民謂以貨
事君者能盡如公哉是公雖年不滿於百歲位方列
於三孤而所謂不朽不負者公亦可謂無憾爾矣但

某等慨儀刑之永逝嘆耆舊之凋零自不能不相看而隕涕也憶歐陽永叔以范文正之歿謂成難毀易而蘇子瞻謂歐陽公之喪將民之無祿茲吾黨之所以悼公者又豈特哭吾之私而已耶公靈英爽耿耿若存其有知乎

祭熊太夫人文

嗚呼人孰不生亦孰不死然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者豈唯匹夫匹婦爾哉雖王公貴人鬚眉丈夫朝享鍾鼎暮同草木者亦不知其凡幾也吾嘗有感於宋之韓國申國兩夫人無獨成專制之義而顧能流

芳垂譽至今不死者何耶蓋以歐文忠呂原明二公之賢寔其有以成之耳今太夫人令子北原翁夙受家訓爲國元老進退唯義綱維世風卓然古之大臣而遠駕歐呂則太夫人之利貞于家顯揚于世者不啻如韓如申而均爲不死矣其諸膺殊錫享遐齡者則固太夫人之餘事也某也晚末迂踈多忤時俗受知原翁寔深感激茲奔播旴江適聞太夫人之喪服役羈縲未能即叩几筵而幽懷隱衷有無窮之感矣焚香奠帛用代生芻長跪臨風侑以此辭

祭顧錫巖先生文

鳴呼先生名魁鄉籍位至大夫固夫人所可能也而
卓行追前脩苦節激末俗文章淑吾黨政事被斯民
此則夫人未易能也某追惟髫中從游受業而先生
即以遠大相期迄今三十餘年偃蹇世途尚未克有
所建立方日惴惴愧無以副先生之望而先生已矣
往余筮仕慈谿遵承明訓不敢墜失既先生署篆于
其邑乃寓書道及慈人去思立碑之意若有當於心
者今慈人之思先生亦復有碑後先並峙而浙之士
人始知不肖前日所行本原有自而先生不及見矣
能勿悲哉百歲相知幽明倏忽莫此一觴我心如割

先生其有以鑒之乎

祭徐養齋文

嗚呼公其已矣而公之拳拳好修何其至老而不已
也位登八座而清素儼如寒士年垂七十而效法取
諸後生謂聖賢爲必可幾及謂典籍爲真可依憑信
道之篤務學之至而不遷移於論說之紛紛和不雷
同貞不絕俗而始終一念惟恐沒世而無稱嗚呼若
公者其殆近世之冠冕吾黨之典刑也旂生也晚辱
公之知留都官舍晨夕相依文章理道參駁論思及
余被謫將適盱江公率群公亢言贈送爲時主張先

母安人墓未有銘公爲柔筆光我先塋余方感公莫知報效公忽長逝可勝痛悼灑淚捧觴聊陳此辭此固闔郡之悲而亦非我一人之私也唯公其鑒之

祭漁石唐公文

太宰漁石唐公既卒之五年爲嘉靖辛亥後學武進薛某以副使視學過公里第迫于歲暮未及拜公墓下明年壬子春爲文以告公侑以香帛牲醴屬蘭谿教諭趙旻躬致之其文曰嗚呼斷斷無技休休有容古之一個臣所以能保子孫黎民而仲尼錄之於書者夫亦以三代之後其人不多見也詎謂近世有如

公者文章德望高出海內顧乃自視歔然至於人之寸長片善則激昂推獎汲汲若弗及焉蓋又不但有容而已嗚呼若公者謂非古之多才多藝而勤於吐握者之風度耶公自進士起家位登太宰駁歷中外垂四十年明揚士類不可勝紀至如旂者乃亦弗遺此旂之所以夙夜拊心唯恐負公之知也憶歲己亥量移南部還自西江道經潑水公時家居訪余舟次開懷論議歡若故知既余拜公遲留日昃方始別去踰年公復寄詩爲我先考功壽忘年忘分君子固已難之暨于乙巳余奉例考察橫罹謗牘得罪播遷南

科會疏建白適公掌銓曹 天子下公覆議公上言
旂性過自執學不徇人疾惡去奸爲國任怨願 陛
下留之自是旂獲召還以至今日昨登公堂而莫覩
儀刑矣旂獨匪人敢忘公哉敬奉一觴酌于宿草臨
風致辭灑淚如雨嗚呼昔叔向不見祁奚人皆高之
恐非士爲知己之義常秩有負申公人皆賤焉旂也
敢不勉諸公神英爽其聞余言當必有以鑒余之衷
矣嗚呼尚享

祭韓修撰文

嗚呼天下有不世出之才有不可必之數不知造物

者何心而豐嗇去來若是其參互唯兄溫淳博雅乃
貞精所聚而華國文章寔儲之有素獻策 闕廷遂
合 上意御劄親題首登及第職列翠華班聯禁署
而師傅公孤咸謂其可以不日而至夫何遽膺竒疾
忽爾長逝蕭然旅櫬還自京邸姚江舊居貧無依倚
在殯十有五年莫能爲瘞此蓋天不可問人不能窮
而觀化感遇者徒爲之興嗟而隕涕也某等情切同
年義敦兄弟客宦此邦哀傷驚悸聊展助私奉兄之
柩泉臺安止敬羞蘋藻灑淚陳辭千古茫茫九原莫
起此情此義曷其能已唯兄鑒之

祭曹封君文

嗚呼天中之野鯢水之陽有哲人焉父承內臺子參岳牧榮被封章洵承世祿亦既貴且顯矣而其高尚之志廓落之懷則固追蹤於漢陰父老並駕於河濱丈人而不屑屑於世途之寵辱或耕于田或樵于麓而得意忘形人唯見其大帛之冠夫布之服雖詩禮素閑於過庭義方收功於家塾令子所至士民咸沐其餘休而公之獨樂則固永矢而弗告嗚呼若公者正宜等壽喬松齊年濟穀胡一夕長逝而識與不識咸悼百身之莫贖况某等與令子同舉南宮義敦兄

弟而千里訃聞能不臨風而慟哭緘辭寓誠聊展情曲

代本堂聞公祭梁儉菴尚書文

嗚呼士君子生天地間立心制行雖在一人之身而實繫乎道化之消長雖若一時之事而實關乎氣運之盛衰吾嘗以是觀公蓋公之鎮定凝然如山而浮雲出沒不爲之動公之操履冷然如水而潢潦沉浮不爲之消是當於古人中求之而近世所賴以維持者也今其已矣人皆知公敷歷中外垂四十年而吾猶以爲未能盡公之才人皆知公躋陟融顯位大司

徒而吾猶以爲未能究公之志此吾於公之亡所以
撫膺長嘆每望廬而歎歎也追惟疇昔余方筮仕公
適召入同官刑曹左右朝夕見公清素愛敬逾切中
雖睽違氣求聲應交誼如一去春余以秩滿聞公南
歸未及一見竟成長別疾不省視訃不奔泣頃陳薄
奠聊瀉衷臆言有盡而意無窮惟公有知庶其鑒識
嗟乎士大夫之出而用世也其始孰不欲澤被生民
功施社稷然或德不滿乎其位才不副乎其心遇不
適乎其時而泯沒以終身者衆矣維公妙悟神解發

代祭楊遂菴閣老文

自童蒙涵養擴充成於積學而洪略遠猷則又深於
練達故任隆師傅位極人臣而德足以體元經國出
入將相心切匪躬而才足以安夏攘夷佐佑四朝濟
蒙知遇而且當乎全盛之時是公之人品固振古之
豪傑而鴻名碩望亦遠超出乎等夷晚雖疑毀公則
怡愉高山大川磊落瑰竒青天白日夫誰不知蓋生
有益於當時歿有傳於後世而今始令終可謂無憾
爾矣獨余蚤歲承乏銓司公爲冢宰特荷見知茲雖
歲月屢更人事遷移而感今思昔不能不向慕而瞻
依敬涓一觴有淚漣如正所謂上爲天下慟下以哭

吾私公神有在庶其鑒之

代南九卿祭誠意伯劉瑜文

嗚呼盛極者難乎繼任重者易以傾故工冶之子習
爲箕裘而公侯之職責在干城追惟爾祖間世豪英
文猷武略翊我 皇明進封誠意顯被寵榮旂常著
績策府載盟不有賢胤孰與丕承維公竒偉天寔篤
生積慶流芳數虧而盈排雲闔闔謚祖文成萬戶之
祿九世乃復理固好還公寔有毅志節功勲屢見旌
錄召虎平淮君牙纘服匪直承家光映開國茲雖奄
逝亦足永世青田黃坑旦夕歸瘞其等同仕留都情

不能已奠茲一觴庶其鑒只

祭華都事文

嗚呼公殆司馬氏所謂雄傑之士也公嘗自謂大丈夫
夫生世既不能宣猷密勿以康濟四方又不能躍馬
邊疆以封侯萬里便當施舍一方役走群動豈能局
促蓬屋吮弄毛錐以貶下從人後哉唯是公自環堵
寒儒遂累貲素封擬迹朱頓而東南民庶咸用出入
以取資也憶余蚤歲單衣短褐抱藝泥塗唯公一見
許以國士余雖未酬而耿耿之志敢謂公無知識耶
恨余十年以來奔走王路與公相見僅纔一二而公

竟長往雖令子翱翔上國指日封章而公亦不及待矣能勿悲哉惠泉一勺聊以酹公公如有知亦可以鑒余之不忘公矣

焚黃告先母史安人文

旂罪戾不天年甫十二吾母棄逝長育鼓復提携保抱罔極之德莫知所報迨今三十餘年猶憶吾母篝燈紡績因教旂以小學孝經論語冀有成立今幸蒙休叨列仕籍而吾母不及見矣茲以南考功主事秩滿蒙降 恩命贈母安人恭奉 制勅益深哀慕仰惟慈靈歆服錫典旂雖不肖敢不敬恭益勵初心爲

子爲臣罔或荒墜以貽母羞

吊太學生莊效才文

嘉靖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太學生莊君卒於號舍越七月朔同館生常州薛某具辦香尺帛爲文以吊之曰嗚呼莊君非選貢而來太學者耶君來我出我復君病雖爲同館兩不相值未及通姓忽驚君計蕭然旅櫬行道傷嗟而况同儕能無隱懷君之來此也其將終爲入仕計也不然何病而不歸歸而不棘而竟殞於客也其亦有感於世途見貢非可藉以仕而抑鬱以至是耶吾則謂天地廣大江湖浩茫安往不

可以容與而徜徉高官大拜達人且有不屑胡爲戀戀於升斗之微丞尉之行也君其或者不在於是而別有他故耶吾皆不得而知也陶子爲詩哭君薛子爲文吊君二子與君未嘗有燕游一朝之好而乃爲是者蓋觸於孤嫠之慘荒楚之寓而因傷夫出處之際也豈謂無從之涕耶唯君其鑒之

吊馮貢士文

嘉靖乙未冬十二月延陵薛子將知慈谿縣事至浙省城時貢士馮材新領學臺選貢謁薛子於旅邸恂恂然一儒者既至縣更復來見請贈言北上孰復其

言貌風旨益愛重之然因循未之贈也明年四月既望適人以貢錄至自省城薛子命吏往遺之返曰馮貢士昨死矣薛子傷悼爲罷廳事以辦香束帛吊于其家爲文以告之曰嗚呼貢士窮達利鈍信有命耶命存乎天天道賞善而刑淫如君者而顧不祿此何命也豈數不可窮理不可究而值夫未定之天耶茫茫無知將誰問耶邑里士人皆稱君爲善士而疑君之福余謂不然君雖不祿而士論若此獲考終矣彼白髮蒙頭黃金橫帶者世豈無若人哉然或身集百詬天下傳之史冊書之孰壽孰夭其視君何如耶余

雖與君未爲深交而亦嘗一接顏色再聞士論且爲
宰於斯矣昔季子邂逅徐君爲之掛劍余固季子之
鄉人也雖不能如其義而亦豈能愬然於君耶君有
知耶其無知耶其聞余言尚不可以慰於幽冥耶

祭張通判文

嘉靖丙申夏五月日張公以寧波府判署事象山竟
卒於署所越幾日柩還于府治於是其屬官慈谿縣
令薛某剝羊醜酒以祭之且告之曰嗟夫造物者難
窮而人之所值靡定顯晦修短聚散悲歡其真夢幻
泡影而達人哲士所以蜉蝣天地傲睨今古而不一

置於懷也吾於公之亡能不重感於中而益信天下
之一無足恃也維月之初某嘗謁公于府廨公論及
時事反覆移時雖神間氣徐而詞旨惻惻若深有不
平者且自謂有負俗之累不能決去而不免俯仰以
希朝夕之祿也嗚呼悲夫公有隱衷矣蓋公嘗爲國
子六館先生雖不免晨立於堂然退與司成則坐而
論道而章縫之士又日執弟子禮于其前未嘗呼諾
進退偃僂如僕臣也一旦來此宜公之不能爲情矣
然公瑩膚玉色勤施雅操以常理論宜其遐福詎謂
別不踰月而遽聞高里之歌遂作雍門之調也某迂

踈狂妄公每略跡而原情是雖未嘗杯酒彈劍而萍水之逢均可謂意氣相傾者矣公今已矣揚解陳辭其有知乎

吊王主簿文

嘉靖十六年十一月十八日九江德化縣王主簿逆操江都憲簡公於江上遂溺死九江府學教授薛某爲文以吊之曰嗚呼古之不吊者有三而溺居其一君固死於溺者余獨吊也與哉夫亦以君之死甚慘而其情有足感也去夏四月余至九江君往彭澤至冬十月余歸自閩始一識君形體壯盛不謂君即死

甫越月而迎謁上官乃竟死于江耶時余亦在江口黃風大作白浪排空雖履平地不免肅然而恐君顧衝濤向風逆舟而上大呼以報職名豈以奔走逢迎小官常分而不虞其有他變耶吾則謂主簿之官升斗之祿亦不甚富貴胡爲周旋不舍甘蹈滅項之凶而倏忽之間遂致寡妻孤子而抱痛於無窮耶余比君之官雖閒冗稍異而階尚小君一級亦不免奔走風塵而去住未決視君之死不能無感于衷矣萍水世途繫茲一嘅江流浩茫潮汐上下君其依憑而有知乎

祭邵明甫文

嘉靖癸丑春邵明甫以浦城知縣入覲北歸夏四月朔將復之浦城余送之溪上既家人自杭來報明甫訃矣余驚悼疑信如夢寐中事即遣人迓之是月十九柩果至余哭於其家乃具瓣香束帛特羊果脯爲文以祭之曰嗚呼明甫將遂已哉明甫昔從余游年方卅角爲文輒出群輩吾謂興邵氏者必明甫也既果軒翥庠校文名日起及壯遂登進士先知長興復補浦城殫竭心力皆綽有賢譽且性資委順練達物情不問鄉黨仕途人皆宜之吾又謂取大官躋要路

者必明甫也顧別未旬日乃竟至此謂之何哉天道未定人事難憑余固不能不爲明甫悲矣且老母弱子值茲世態余又不能不重爲明甫慮也余與明甫故舊恩義有同肉骨豈伊異人哉固不必臨訣之書而後爲明甫深長計也明甫有知亦必信余言於九原矣嗚呼痛哉尚享

祭周子垂文

烏乎天乎以生人爲心以造物爲利長育成就宜無不至胡今夢夢反常爲異顧於善良方成忽敗垂興而廢吾鄉數里生人萃聚何啻千百秀穎出群百無

祭邵明甫文

嘉靖癸丑春邵明甫以浦城知縣入覲北歸夏四月朔將復之浦城余送之溪上既家人自杭來報明甫訃矣余驚悼疑信如夢寐中事即遣人迓之是月十九柩果至余哭於其家乃具辦香束帛特羊果脯爲文以祭之曰嗚呼明甫將遂已哉明甫昔從余游年方牛角爲文輒出群輩吾謂與邵氏者必明甫也既果軒翥庠校文名日起及壯遂登進士先知長興復補浦城殫竭心力皆綽有賢譽且性資委順練達物情不問鄉黨仕途人皆宜之吾又謂取大官躋要路

者必明甫也顧別未旬日乃竟至此謂之何哉天道未定人事難憑余固不能不爲明甫悲矣且老母弱子值茲世態余又不能不重爲明甫慮也余與明甫故舊恩義有同肉骨豈伊異人哉固不必臨訣之書而後爲明甫深長計也明甫有知亦必信余言於九原矣嗚呼痛哉尚享

祭周子垂文

烏乎天乎以生人爲心以造物爲利長育成就宜無不至胡今夢夢反常爲異顧於善良方成忽敗垂興而廢吾鄉數里生人萃聚何啻千百秀穎出群百無

一二不半年間明甫夭折子垂繼逝于嗟乎天竟亦
何意矧我子垂溫恭雅飭忠厚豈弟少從余游勤苦
自勵出入相隨文章道義既舉于鄉黽勉克家以光
先世柰何數竒七試南宮弗獲一第今年歸來惘惘
失意我謂子垂不當較計忽爾疾作我心憂悸亟往
視汝汝謂不死再踰旬日乃竟不起于嗟乎天賦我
良朋胡酷乃爾豈茫茫者不可致詰而未定之天顧
忽忽若是耶莫茲一觴我心痛裂子垂有知庶或聽
之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二十二



